

新旧交替  
值得期待

● 王国梁

每到旧年与新年交替的时候,我的心中总会涌起特别庄重神圣的感觉。我觉得那样的时刻是一个神秘的节点,时间会在一瞬间完成交接仪式——过去的彻底过去,到来的已然到来。过去的全部归零,到来的焕然一新。

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看,旧年最后一天和新年第一天与以往任何日子都没有区别,不过是日升日落,昼夜更替。光阴漠漠,长无际涯,大概是人类觉得日复一日太过漫长雷同,于是发明了历法,用以记录和区别每一天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从这一点来说,人类真的是最富有智慧的生灵。我们用一天、一月、一年的概念,把时光切割成一句句零碎的诗行,把日子划分出一个个精短的片段。生活就这样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,散发出了智慧和灵性之光。试想一下,如果人类依旧在蒙昧时代,不曾有时间的概念,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像岁岁荣枯的野草一样麻木混沌?当日夜晨昏、四季流转只是机械的重复时,生命里种种深刻幽微的滋味如何体会?

还好时间的概念渗入生活之中,让我们在日夜更替、岁岁轮回中,体察到光阴的味道、逝去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憧憬。一天、一周、一月、一季、一年,都被我们当成了时间节点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时间节点,我们才能给自己一个告别过去、迎接新生的机会。任何一天都可以当做新生的开始,小说《飘》的结尾。郝思嘉说: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而在所有的时间节点里,“年”最意味深长。新年和旧年交替时刻,也格外让人重视。

我们常常把新年当成新起点。新年伊始,万象更新,一切都是值得期待的,仿佛都在等待我们去落笔成诗。过去的一年,纵然有太多不尽人意,有太多的失落伤怀,新年到来之时都可以一笔勾销。这个时间节点,如同一支巨笔,可以让我们抹去过去,同时为明天开启新篇章。春节将到,我们这些人生旅途中疲惫的旅人,终于可以歇歇脚、整整装了。为了明天崭新的一页,果断与过去的挫败和失意告别。当然,过去一年的种种美好,还是要牢牢留存的。选择性记忆,一直是我们的生存智慧。

中国人有过春节守岁的习俗,就是除夕之夜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守岁是一种仪式,为了表达对过去时光的怀恋,也是在表达对新年到来的期许。这种仪式,还被我们引申出各种内涵:比如守岁是在做盘点,盘点旧年的得失成败,为的是来年更有好运;另外,小孩守岁是在为老人祈福,祈祷家里的老人长寿。诸如此类,让新旧交替时刻的意义更加丰富。老百姓守岁,气氛是喜庆温馨的。而对我来说,除夕夜有喜庆和温馨,更多的是对时光的感怀和对未来的展望。

新旧交替,落笔成诗。我每年都要为新年的到来写一段文字,记述当时的心情。新的一年即将到来,我会向过去说声再见,向未来索要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。我在守候中迎接新旧交替的时刻,忍不住屏息凝神,默默等待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刻。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,希望的钟声终于响起,我的心中蓦地升腾起激动和豪情,仿佛未来有无限精彩等着我去开启。

似水流年,岁岁平安。过去已去,未来将来。我们面前是一张白纸,正适合抒写最美的诗行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## 猫冬琐记

● 司马小萌

天气实在太冷了!朋友们不是在感冒中,就是在前往感冒的路上。我鼻塞了4天,夜里睡不着,只好来回换着房间折腾……

正在旅途中享受天伦乐的L君,在朋友圈玩浪漫。他写道:“如果空气有颜色,那一定是深蓝;如果天空有表情,那一定是白云。”

受其感染,我逼着自己抖擞起来:痛快淋漓吃了一堆垃圾食品,然后“回看”“星光大道”总决赛,咧着大嘴,随着观众一起傻笑。

知道吗?咱们那首特火的歌曲《最炫民族风》被人称作“救命神曲”呢。因为这首歌的节奏在每分钟100到120次之间,与心肺复苏术CPR有着相同节奏。哼唱这首歌,可以帮助施救人员保持正确的按压频率。据说全球各地都有自己专属的“CPR歌单”……

外面北风正劲,突然发现,厨房的燃气表快“归零”了,吓出一身冷汗!好在物业迅速帮我买了燃气,够用整个冬天的了。

站在窗前拍照,用手机努力捕捉冬日的一丝活力。朋友问:“今天周末,为啥不组织撸蛋啦?”我答:“猫冬!”印象中,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,北京并不多见。南京报业一个小兄弟,就近日的网上热点发表评论。他写道:“一群月薪三五千的人,为几个千万年薪的人操碎了心……”

嘿嘿,各有各的兴奋点。充实就好,高兴就好。俺家孩子们旅游还没回来。周日,闺蜜小孙请我去小区旁边最大的餐馆吃饭。我问:“今天怎么没和老公孩子一起?”小孙答:“他们去吃烤肉。我不喜欢。”

我明白了:这是借口。铁磁的朋友。邻居20多年了,这个一米七几、昔日某大学女篮队员小孙也变“老孙”了。我笑问:“现在还蹲得下去吗?”小孙答:“蹲得下,起不来。你呢?”我答:“蹲不下,也起不来!”岁月是把杀猪刀。不过,那家山东餐馆的火爆腰花和鱼丸着实做得不错。

又一闺蜜小夏从国外探亲回来,每周二晚成了我们的聚会时间。一人一碗现磨的豆浆,成了“标配”……

与儿媳妇一起逛街。呃,这个可爱的王小姐,曾被我写进散文,成为带括号的“笨人王老二”。回小区时,保安热情开门,我招手致谢,同时不忘教育俺家“王老二”如何如何尊重劳动者。“王老

二”回嘴说:“我每次进小区门,也跟保安热情招手的!”“王老二”她婆婆理直气壮地回应:“手,绝对没有我举得高!”

感谢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的厚爱,给俺的散文开了个音频栏目。女记者朗读得很自然。该报视频副主编赵艳的留言把我逗乐了。她说:“改天再给您换个男声版哈!”

看来,女生的作文由男生诵读,完全没有什么“不适应”。有人告诉我:“50岁以后无性别区分。”这话,怎么听着有点悲凉呢。

参加过山西大槐树采访的记者们,还记得负责咱们行程的亚东吧?那天,亚东跑来请我吃饭。这个北航的理科生和俺这个人大的文科生,在饭桌上津津有味地大谈暗物质、量子纠缠和2046。要是换了人,谁听得下去呀!原来俺们都是射手座,“一国的”。

推窗一看,下雪了,还不小。一早收到学妹建梅短信,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于是我明白了,为啥前几天韩海涛教授和洪萍偷偷摸摸、嘀嘀咕咕,执意要约我今天聚会,提前一天不行,拖后一天也不行,还拉上一大帮好友陪玩……

乖乖,亲们,俺是从来不过生日的。从小到大,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驻外使馆工作,我们姐妹几个住校都住得麻木了。

终于,生日“如火如荼”进行。建华和丽平都做了视频,还收进我吹生日蜡烛一段。有趣的是,连吹3次,蜡烛不灭。于是本人经典调侃来了:“你们地球不行!”于是大家经典欢呼:“外星人!外星人!”

好一个“宇宙大同”。

最后,大家轮番在朋友圈晒照片。我给今天活动定的主题是:《京城土包子聚会,给土包子头儿过生日》。

称自己是“京城土包子”,是本人一贯的谦虚。至于有多土,土在哪里,一点儿都不重要,外地朋友听着顺耳就好。

至于外星有多美、宇宙有多伟,也一点儿都不重要。据美国宇航员介绍,在太空间接闻到的味道,像烧焦的肉或金属焊接时的气味。不咋的吧?

小区为新年装饰的假花,提前亮相了。虽然冬季的太阳很吝啬,但仍然值得我们小唱一曲《我的太阳》。

就像这生活,难免遇到破破烂烂,终归要靠自己修修补补。然后,新三年,旧三年,稀里糊涂又三年。